

【俄】伊万·蒲宁著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7512.46
195

〔俄〕伊万·蒲宁著

章其译

000212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И. А. БУНИН
ЖИЗНЬ АРСЕНЬЕВА

据《И. А. БУНИН. ПОВЕСТИ, РАССКАЗ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61 年版本译出。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俄〕伊万·蒲宁著

章 其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3 插页 223,000 字

1984 年 2 月第 1 版 198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200

•

统一书号：10107·347 定价：0.93 元



伊万·蒲宁 一九三三年

目 次

伊万·蒲宁·····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1
第一部·····	24
第二部·····	73
第三部 ·····	127
第四部 ·····	168
第五部 ·····	208
译后记 ·····	323

伊万·蒲宁

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世界
上，无论怎么叫人发愁，
它总还是美丽的……

蒲宁

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沉迷于阅读蒲宁的作品了。那时我还不大了解他。在温格罗夫^①编纂的《作家辞典》中，有一则由蒲宁亲自撰写的小传，我是从中才获知其一二。那部作家辞典上说，蒲宁在叶列茨和叶弗列莫夫市之间（当时属图拉省管辖）的一个乡村里度过童年，后来就在叶列茨中学读书。

一九一六年寒冷的四月，我第一次来到叶弗列莫夫拜访一个亲戚，她是一个孤单的老太婆；她邀我去作客，要我在漫游南方之后在她家中稍事歇息。

这位老太婆在叶弗列莫夫市立小学教书。她象所有的女教师一样，经常患咽喉炎。她用过各种方法治疗，甚至用过“蒲宁的巫医术”。

^① 谢苗·阿法纳西耶维奇·温格罗夫（1855—1920），俄国文学史家和图书学家。

“哪一个蒲宁的？”我惊讶地问。

“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他是作家蒲宁的哥哥，住在我们叶弗列莫夫市。他发明了治疗咽峡炎的方法，用干灰鼠皮擦脖子，咽峡炎立刻就消了。不过这种灰鼠皮对我可没有效。叶甫盖尼·蒲宁是个办事认真和相当严厉的先生。他的弟弟是个作家，据说为人非常之好，很逗人喜欢，他有时到这里来。”

我一得知蒲宁常来此地，叶弗列莫夫在我眼中顿时就大为改观，虽然总的说来它还是一座相当凄凉的城市。现在我觉得它已是俄罗斯外省舒适、安逸的化身了。

我们边远地区的城镇几乎都彼此相似。照契诃夫的话说，它们都是“叶弗列莫夫型的”：寺院两侧的禅房均已荒凉，石砌大门上边的圣徒都风尘满面，县警察局长的三驾马车铃声嘹亮，牧场上耸起了一座监狱，还有地方议会——这是独一无二的大厦，它的大门口，燃着一盏通亮的路灯，在坟场的椴树上，寒鸦叫声刺耳，沟壑渊默幽深。夏天，这些深沟长满了茂密的野芝麻，冬天，尘灰蒙蒙的雪地上，从炉子或茶炊里扔出来的几块烧过的木柴冒起缕缕青烟。

当时叶弗列莫夫在我看来已是蒲宁的俄罗斯了，它长期地把我吸引住。

叶列茨近在咫尺。我决定到那儿去参观这座蒲宁的城市。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有一股无法遏止的热情，要游历那些与可爱的作家和诗人生活有关的地方。我曾经认为（现在也还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普斯科夫辛纳埋葬普希金的斯维亚托戈爾斯基寺院墙下的丘陵。从这个小丘上展现出来

如此辽阔和清晰的远景，在俄罗斯可以说是不可多见。

从叶弗列莫夫到叶列茨有一列所谓“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通勤列车往来。我就是乘坐这种列车到叶列茨去的。

我在吱嘎震响的旧车厢里遇上了一个寒冷的清晨。在闪烁不定的烛光下，我拿起一本破旧的《现代世界》杂志，开始读着蒲宁的一个短篇《先知伊里亚》^①。

这篇小说以其摧人肺腑的苦楚而成为俄罗斯文学最优秀的短篇之一。这篇小说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笔描写（甚至是“那些象裹尸布一样苍白的燕麦”）都教人肝肠欲断，使人预感到不可避免的灾难、贫困和孤苦，这都是当时俄国命中注定的事情。

对于这样的一个俄国，有时真想头也不回地一跑了之。但是，很少有人下决心这样做，因为人们一般对于自己的母亲，就是在她沦为乞丐、备受凌辱的时候也还是疼爱的呵！

蒲宁也离开了他唯一心爱的国家，但只是肉体上离开。他这个人，自尊心特强，为人严正，至死都怀念俄国，愁肠百结，在巴黎和格腊斯的异乡之夜，曾悄悄地为她流过不少眼泪。这是一个自愿流亡国外的人的泪水。

我到叶列茨去。车厢窗外呈现出一片瘦弱的禾苗。风在铁通风器内呼啸，驱赶着低矮的乌云。我反复阅读《先知伊里亚》，反复读着谢苗·诺维科夫——普列德契岑州叶列茨县的一个农民的悲惨故事。我竭力想弄明白：怎么样和用什么语言、什么魔术才能获得这个真正的奇迹，创作一篇凝炼、深刻、悲壮的小说的奇迹呢？

^① 即蒲宁的短篇小说《牺牲品》。初次发表时名《先知伊里亚》。

在叶列茨我没有住旅馆——那时我非常拮据。到叶弗列莫夫去的回程列车开走之后，我便在城里整天游逛，直到天黑，自然，这使我十分疲倦。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日子。天空突然飘起迟来的雪花。风把雪絮从马路上吹走，露出被马蹄和车轮磨损了的白石路面。

整个城镇都是石砌的。这个用砖石垒成的市容使人觉得有点象个城堡；这种感觉的产生，还因为街上空荡无人，一片落寞。我曾听说过，叶列茨往常是个热闹的商业城市。在我还未了解这种冷冷清清的景象是战争所致之前，我对这个城市的宁静是颇感惊奇的。

叶列茨真的是个城堡，蒲宁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就描述过它：

“……这座城市也以其古老而自豪，它是完全有权自豪的，因为它确乎是最古老的俄国城市之一。它坐落在波德斯捷比耶的辽阔的黑土地地区，在那经常出事的边界上。边界那边，过去有段时期是一片‘蛮荒之境’，而在苏兹达尔和弗拉基米尔公国时代^①，它便属于罗斯最重要的城塞之一。编年史上记载，可怕的亚细亚的阴云经常笼罩在罗斯的上空，在这阴云带来风暴、尘埃和寒流的侵袭时，这些罗斯的城塞便首当其冲……”

这段文字中几乎每个词都以其朴实、精确和形象而教人击节赞叹。说这些古老的城堡经常遭到亚细亚的风暴和尘埃

^① 指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

的侵袭，仅此一点就已妙不可言！这些文字再现了哨兵们发出警报，叮当地捶击铁板，号召大家奔赴城墙上御敌的情景。

我久久地站在一所围着石墙的男子中学的附近。蒲宁曾经在这所中学里读过书。里面静悄悄的，教室里正在上课。

后来我打集市的广场上走过，各种气味扑鼻而来，使我吃惊。可以闻到苜蓿、马粪、旧鲱鱼桶、皮革、神香的气味（这是从一间敞开大门的教堂里冲出来的，那儿正在为某一个人举行葬礼）。还有在高大的灰色围墙之后，花园里腐烂的落叶发出酸溜溜的气味。

我在一间冷冷清清的小饭馆里喝足了茶。从饭馆出来，我便走到城郊——等列车来还有一点时间。

城郊有一个往下倾斜的、长形的牧场，那儿一片荒漠，有几间黑魆魆的铁铺在冒烟，打铁的声音叮当响。牧场上头天空苍白，一堵公墓的围墙在旁边伸展。

我信步走到坟地上去。在灵前的花圈上，那些损坏了的陶瓷玫瑰花和生了锈的铁叶子被风吹得吱嘎作响。

有些地方，铁十字架装饰得十分讲究，但油漆已经剥落，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些褐色的遗照，它们镶在铁圆框内，均已被雨水侵蚀。

傍晚我来到车站。一生中我经常是孑然一身，但是，我很少象在叶列茨那天晚上一样，感到无处安身的痛苦。

就在旁边的楼房内，在一些温暖的房间里，人们正过着一种愉快的、光明的，也可能是贫乏的、愁苦的生活。但是我却被排斥在这些温暖的家庭之外。我坐在三等车的候车室里，坐在难闻的煤油气味中，两脚被寒风吹得变僵。

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巧合，有时是愉快的，有时是伤

心的。我的生活中也有各种巧合。但是，最令人惊诧的巧合莫过于这天晚上在叶列茨车站上所发生的。

我在售报亭上买了一份当天的《俄罗斯论坛》报。在三等车的候车室里，由于灯光暗淡，看报很困难。我数一数自己的钱，足够在灯光明亮的车站餐室里喝茶，甚至还可以给一个有些醉意的服务员一点小费。

我坐在餐室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在一只装香槟酒的空铜精桶附近，打开报纸……

过了一个钟头我才醒悟过来，当时一个车站的看门人，摇着铃铛，故意用难听的鼻音叫喊：“到叶弗列莫夫，沃洛沃，图拉去的第二次铃响了！”

我跳起身来，奔上车厢，坐在一个昏暗的窗子旁边，躲在一个角落里，直到叶弗列莫夫。

由于悲伤和爱恋，我五脏俱颤。这是为谁呢？

为一个奇异的女子，一个就在这个车站上被枪杀的女中学生奥丽娅·梅雪尔斯卡娅。

报上刊登了蒲宁的一个短篇小说《轻微的气息》。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称这篇东西为短篇小说？这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那种怀着战栗与爱情的生活，是作家的悲伤和平静的沉思，是一个少女的美的墓志铭。

我相信，我在坟地上曾走过奥丽娅·梅雪尔斯卡娅的墓前，风曾在那个旧的花圈上胆怯地吹拂过，曾仿佛叫我留住脚步。

但我走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啊，如果我当时知道就好了！要是我能够知道就好了！我会把地球上所有的鲜花都撒在这个坟墓上。

我已经爱上这个姑娘了。她的无法挽回的命运使我浑身颤栗。

窗外，农家稀稀落落的、可怜的灯火在颤悠，忽明忽暗。我凝视着这些灯火，天真地安慰自己：奥丽娅·梅雪尔斯卡娅这个人物不过是蒲宁的虚构，我之所以感到痛苦，只不过是由于自己热衷于以浪漫主义的态度看待世界，而突然爱上了这个已被枪杀的少女罢了。

也许，就在这一个夜晚，在寒冷的车厢中，在俄罗斯黑黢黢的、湿润的田野上，在被晚风吹得呼呼作响的、还未发芽的小桦树林之间，我终于第一次彻底明白了，什么是艺术和它的崇高的、永恒感染力在什么地方。

我好几次摊开报纸，在快要熄灭的烛光下，后来又在那淡薄的、游移不定的朝霞的光线下，反复地读着有关奥丽娅·梅雪尔斯卡娅的轻微气息的描述，读着“这轻微的气息”如今又“在世界上，在这朵朵云彩的天空中，在料峭的春风里散布开来。”

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个发言，说蒲宁应当回到俄罗斯文学中来，这话博得了大会热烈的欢呼①。

蒲宁回来了。他的一些最珍贵的作品以及他的中篇小说

① 指费定在一九五四年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原话如下：“伊万·蒲宁已经成为苏联公民，但他没有力量回家来。他是两个世纪交界时期的俄罗斯古典作家。（鼓掌）当颓废派最时髦的那个时期，无论在散文里和诗歌里他依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认为，不应该从俄罗斯文学上去掉蒲宁。（鼓掌）他创作中的一切可贵的东西都应该属于读者，正如库普林遗产中的优秀东西之属于读者一样。（鼓掌）”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都已回到了祖国。

要论述这部中篇小说，正若要论述蒲宁本人一样，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是如此渊深、慷慨、多才多艺，能如此无情和精确地看透每一个人——从旧金山的绅士①直到木工阿维尔基②，能看清每一个最微小的动作和心灵的活动，在讲到与整个人生不可分割的大自然时，他又是如此惊人的清晰，同时又是如此严格而温存。所以要论述他，正如常言所说，无异“隔靴搔痒”，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要真实地去读蒲宁的作品，千万不可自作聪明，试图用寻常的而不是蒲宁的语言来转述他以经典作家的笔力和精确性所描绘的一切。

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普希金的《阴雨天已经消逝》，列维坦③的《在永恒宁静的上空》或莱蒙托夫的《乘着蓝色的海浪》。用枯燥乏味的代数学来检查莫扎特的和声学，检查所有从十四世纪直到拉赫曼尼诺夫④这些伟大的作曲家，也同样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我不会去进行那些注定要失败的尝试，不会去迎合“最时髦的作法”而试图转述蒲宁的作品或者阐述他的东西。

① 蒲宁的短篇小说《从旧金山来的绅士》中的主人公。

② 蒲宁的短篇小说《败草》中的主人公。

③ 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1861—1900)是俄国杰出写生画家，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大师。

④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曼尼诺夫(1873—1943)是俄国杰出作曲家，天才钢琴家和指挥家。

在蒲宁的散文和诗歌中，生活感受十分明显，这是一个人从生到死在漫长而美好的旅途上的感受。这种生活感受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尤其突出。

这部中篇小说，不仅是对俄罗斯的一曲赞歌，不仅是蒲宁的生活的总结，不仅是他对祖国的最深沉和最富于诗意的爱恋，是他与祖国忧喜与共的情感的表露，而且是具有另外一种意义的东西。在这本书的篇章中，有时还闪烁着点点吝惜的泪珠，这些泪珠宛如天空中初露光芒的几颗晨星一样。

这不仅是俄罗斯人——农民、孩子、乞丐、破产地主、牲口批发商、大学生、苦行的基督教徒、艺术家、美妇人的 人物画廊，他们出现在作家所走过的道路和十字路口上，他们全被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地勾勒出来，描画的力量有时令人拍案叫绝。

这是一部更为伟大的作品，这一点我后面还要阐述。就其某些章节而言，《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很象艺术家涅斯杰罗夫①的名画《神圣的罗斯》。这幅画在艺术家的理解中是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最真诚的表现。

在小树林之间，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钟声缓慢而有节奏地鸣响着，它绕过清澈的溪流，经过发黑的、圆木建造的教堂，打破了秋日的宁静。在明媚的北方的天空下，一大群人走过已被遗忘的墓地和村庄。

这一群人中什么人没有啊！整个罗斯在行进。有穿戴沉甸甸的锦袍和金饰的古代的沙皇，有把镣铐弄得叮当响的流

①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涅斯杰罗夫（1862—1942）是卓越的苏联画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放犯，有穿着粗布衣服的胆怯的农民，有拿着长鞭的牧童，有戴着僧帽的朝圣者，有睫毛低垂的姑娘，她们的睫毛象是被染黑似的，在她们苍白的、反映内心贞洁的圣光的脸蛋上投下了温柔的阴影。一同行进的还有装疯卖傻的人，乞丐，虔诚的老太婆，木工，割草人，拿着手杖的威严的长老，帮工和一声不响的、长着淡色头发的孩子，他们仰首望着阳光，看着仙鹤鱼贯地飞往南方。

这一群人中也有列夫·托尔斯泰，离他不远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风尘仆仆，同找寻真理的人民走在一起，走向明朗的、但还是相当遥远的地方，这个未来的远方他们不知疲倦地讲了整整一生。

这一幅画同蒲宁的书有某些地方相似，不同的只是蒲宁的人物是完全现实的，大家熟悉的，而祖国则比涅斯杰罗夫的更为朴实和贫困。

在蒲宁看来，我们中部俄罗斯的美在于那些阴郁的日子、宁静的田野、雨和雾，有时是乳白的霞光以及一大片落日的余晖。

这里应该谈谈蒲宁对色和光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罕见的、准确无误的。

世界是由色和光的大量组合构成的。因此，谁能轻巧地、准确地抓住这些组合，谁就是最幸运的人，如果他是一个艺术家或者作家的话。

在这个意义上，蒲宁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作家。他以同样敏锐的目光看到一切——无论是中部俄罗斯的夏天，还是阴晦的冬天，无论是“晚秋荒凉的、灰暗的、平静的日子”，还是“从草木丛生的山丘上，以其昏暗的茫茫的荒原向我一瞥

的”海洋。

在蒲宁的笔记中有一句简短的话。这句话是指一九〇六年夏天的开始。蒲宁写道：“美丽的云彩的季节开始了。”这句话仿佛已向我们揭示出作家生活的一个“秘密”。这句话说明了那必不可免的、可爱的劳动快要开始了，这种劳动在蒲宁看来是同夏季，同“云彩的季节”、“多雨的季节”、“开花”的季节”有关的。

蒲宁这十一个字表明他是经过对天空的观察，对永远神秘莫测和引人入胜的云彩的研究之后，才开始工作的。

难怪乎我们所有最优秀的诗人都如此精确和形象地描写云彩。就拿我们同时代人的作品来说吧。尤利·奥略沙^①的莫斯科上空就悬挂着一朵象南美洲图形的轻云。扎波洛茨基^②的云彩特别多。“在柔媚的天空中，一朵云彩象银块，美妙空前。两边灰紫色，当中明亮得可怕，象一只受伤的天鹅的翅膀一样，慢慢地漂浮到远方。”

每当你读着蒲宁有关夏季的描写时，就会想起他的笔记。他描画夏天的话总是使人难受的，哪怕就是如下这三两句话也一样：“花园卸下旧衣，换上新装。夜莺整天在花园里啼唱，我房间下边的窗户也整天支撑起来。”

蒲宁同样敏锐而精密地观察了他一生中所遇见的一切。他看见过很多东西，从幼年时代起他就朝思暮想过流浪生活，过不安宁的生活，渴望要看到当时还没有见过的一切。

① 尤利·卡尔洛维奇·奥略沙(1899—1960)是苏联著名诗人和作家。

②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扎波洛茨基(1903—1958)是苏联著名诗人。

他承认，再也没有比即将启程远行更使他感到惬意的了。

在光、味、声、色这样一些最微妙的现象之间有一种牢固的联系。

这种联系在哪里呢？就在你看到一些不知名的花卉时，象看到范一戈格①的画中那些大番红花那样，闻到一阵馨香；你看到一些强烈的光泽时，象看到外来水果那种透明的汁液那样，突然闻到这些水果的香甜气味，叫你垂涎三尺，感到有一股潮湿的海沙的新鲜气息，这股气息仿佛是从异国的岛屿上轻轻地吹到这个画廊上来似的。

读蒲宁的作品，你会经常发觉自己有这种感受。色彩产生气味，光泽产生色彩，而声音则恢复一系列非常精致的绘画。这一切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心境，——有时是凝思冥想，悲叹忧伤，有时却是轻松愉快，生机勃勃，感到生活充满春风的和暖、树林的喧哗、大海不断的咆哮和妇孺琅琅的笑声。

谈到自己对于色彩的感情，谈到自己对于大自然花草的态度，蒲宁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是这样写的：

“我一看见颜料盒就浑身颤抖，从早到晚在纸上涂鸦，一连站上好几个钟头，凝望着那奇妙的渐渐变成淡紫色的蓝天。在炎热的充满阳光的日子里，青天穿过树梢透露出来，树林仿佛沐浴在蓝天里。我对大地和天空色彩的真正神妙的涵义，一向都有最深切的感受，这个结论是生活赐予我的，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结论之一。这种透过枝叶显露出来的淡

① 范一戈格(1853—1890)是荷兰写生画家。